



奋进“十五五” 策马新征程

★★ 2026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★★

拆壁垒、育耐心、建生态

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速完善

■ 本报两会报道组 冷翠华 杨洁 昌校宇 周尚仔

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,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。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,如何进一步创新科技金融服务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,再度成为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
从顶层设计看,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明确提出“大力发展科技金融”。回溯202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“创新科技金融服务”同样被置于重要位置。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,多部门协同推进,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。与此同时,银行与非银机构围绕组织架构、服务模式、产品体系等方面持续重构,加快打通资金向科技产业流动的堵点与难点。

站在新一轮五年规划的起点,科技金融服务如何实现体系化升级?就此,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及业界专家,围绕拆除融资壁垒、培育耐心资本、构建良性生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探讨,全景展现正在加速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。

培育耐心资本,优化服务供给

要引导资本流向高风险、长周期的科技创新领域,“指挥棒”作用至关重要。2025年以来,围绕“创新科技金融服务”的宏观部署,相关部门协同发力,聚焦培育耐心资本、优化服务供给,打出了一套政策“组合拳”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江浩然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,一系列科技金融支持政策,为我国科技金融“大生态”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一是明确科技金融发展方向,将服务“硬科技”、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目标,引导金融资源向人工智能、高端制造、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集聚;二是完善资源配置机制,通过信贷额度倾斜、利率优惠、再贷款、再贴现等工具,降低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,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科技金融投入;三是推动资本市场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,完善科创企业融资体系,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都能获得适配的金融支持。这些政策让科技金融从“概念引导”走向“实际落地”。

战略规划率先发力。2025年3月份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的指导意见》,将科技金融列为首位。这一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了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,为后续政策指明了方向。

行业实施方案紧随其后。2025年4月份,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(以下简称“金融监管总局”)联合科技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《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,以20条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。该政策搭建了银行业保险业服务科技创新的核心框架。

多部门协同推进政策落地。2025年5月份,科技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、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发布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》,推出15项具体措施完善科技金融体系。

与此同时,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也在持续突破。2025年6月份,证监会发布《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》,标志着科创板“1+6”改革正式启动。

此外,2026年3月2日,科技部、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》。

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所长郭强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,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科技金融“大生态”基本完成系统性构建,不仅明确了金融各部门的合力方向和分工配合重点,还形成了“信贷+科创债券+资本市场+保

险+创投”的全链条支持科技的融资体系,并且该体系涵盖科技企业从种子期到IPO(首次公开发行)上市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。新的“大生态”切实引导了方向、凝聚了共识、创新了工具、拓宽了融资渠道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,多部门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,通过打破部门壁垒、强化协同配合,系统性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框架,打通了科技金融生态的循环链路。

商业银行提供关键金融支撑

相关政策为金融机构指明了方向。商业银行积极落实,以数字化变革为抓手,重塑科技金融服务逻辑。

整体来看,商业银行围绕组织架构重构、信贷模式突破、数字技术赋能、直接融资扩容等多个维度,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,助力科技金融发展。

在组织架构方面,多家银行持续构建专业化、垂直化的科技金融组织体系,力争实现对科技资源集中区域的全覆盖。例如,中国银行成立总行科技金融中心和24家一级分行科技金融中心,构建“总—分—支”科技金融多层次组织体系。建设银行于2025年5月份专门召开战略规划制定实施和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,明确了全行科技金融体系系统化推进工作方案。

针对科技企业“轻资产、无抵押、研发周期长”的问题,银行业正加速从传统的“看过去、重抵押”向“看未来、重技术价值”转型,并推出定制化产品,创新授信模式。例如,中信银行针对科创企业特点,推出差异化授信方案,采取“标准化积分卡+分层审批”机制,引入“第四张报表”评估体系,重点考察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、研发投入及市场前景。浦发银行通过“科技五力模型”评价体系,“科技金融雷达”等数字化工具,系统评估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力、团队研发力、股权竞争力、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。

商业银行从“静态资产”到“动态能力”的评估转变,也标志着其自身风险管理手段的变革。目前,推进数字化变革,强化数智技术以提升风险管控效能,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课题。多家银行依托AI(人工智能)及智能化等新一代数字技术,全面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,精准管控金融风险,促进高质量发展。

在田轩看来,银行机构在授信、管理流程、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逻辑重构。授信逻辑从传统抵押依赖转向技术价值评估;借助AI原生架构与智能体协同,银行实现从客户画像、风险评估到贷后监控的全链条数字化;服务模式突破传统信贷边界,如通过“股贷债保”联动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资金支持。如此,以技术穿透力重塑金融生产力,使金融资源向技术价值倾斜,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金融支撑。

在江浩然看来,这一系列创新举措,不仅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壁垒,更让银行真正成为科创企业发展的“金融伙伴”。

如果说上述授信模式的革新解决的是科技企业“从0到1”的生存问题,那么银行系“耐心资本”的加速入场,则正在为科技企业“从1到10”的跨越式发展注入更为关键的长期金融活水。

2025年,银行业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(AIC)领域迎来扩容。2025年3月份,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设立AIC,为更多银行,尤其是头部股份制银行入场打开了通道。随后,邮储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中信银行、兴业银行等获批设立AIC,这为银行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关键抓手。

从单一信贷到“股贷债保”联动,科技金融正迈向更深层次的生态协同。田轩认为,下一步,银行业需加快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专业化建设,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,推动科技金融人才梯队建设,同时优化考核激励

机制,实现从短期业绩导向转向长期价值创造,真正实现金融与科技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非银机构推动服务升级

如果说商业银行构筑了科技金融的信贷“底座”,那么非银机构则是推动服务升级的引擎。在银行夯实基础后,券商、保险及公募等机构通过差异化布局,致力于拆除融资壁垒,以更长周期的耐心资本,与银行共同构建良性生态。

2025年以来,券商、保险、公募、私募等非银机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金中介或单一投资渠道功能,而是通过“投资+投行+投研”联动、长期资金投入、主题ETF(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)创新及产业链深耕等模式,全面升级为科技企业的“综合金融服务商”“长期战略股东”“价值发现者”与“产业生态连接器”,推动科技金融服务系统赋能。

田轩表示:“过去一年,非银机构在提升社会资本配置效率、陪伴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方面展现出系统性创新。”这种创新的核心在于,各类机构立足自身资源禀赋,形成了与科技企业需求精准对接的差异化路径。

其中,券商充分发挥“投资+投行+投研”高效联动优势,持续提升业务“含科量”。田轩介绍:“券商深度参与科技企业从初创到上市、再融资、并购整合的全生命周期,构建多元化资本融通渠道,精准匹配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。”实践中,投行部门通过直投或设立基金进行早期布局,投行部门负责推进上市工作,研究部门则提供产业趋势研判与市值管理支持,形成“识别—培育—上市—陪伴”的接力式综合服务体系。

深圳市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隋建锋介绍,从券商角度来看,去年以来投行业务正在进一步前移,相较过往主要关注已股改或基本具备上市潜质的企业,近期券商已开始将服务触角向更早期的企业延伸。此外,券商也管理了部分母基金,进一步促进“硬科技”相关领域的早期投资机构发展。

保险机构则依托风险保障功能与长期资金优势,构建起“保障+投资+服务+生态”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。具体而言,以科技保险为基础,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风险兜底;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、久期长、稳定性强等特点,通过股权投资、产业基金、债权计划等方式,重点投向“硬科技”领域;推动风险管理从“事后理赔”向“事前预警、事中风控”转变,提升科技保险服务的精准性与效率;积极对接国家战略,参与国家与地方科创基金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,共建科创生态。

公募基金通过产品创新,成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科技领域的重要“引流器”。2025年以来,科技主题ETF向细分领域纵深拓展,卫星通

■ 苏向泉

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,如何创新服务模式、进一步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,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。

结合近期的政策部署,行业实践可以看出,我国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加速完善。笔者认为,持续深化科技金融创新服务至少具有三个维度的深远意义。

其一,引导要素重组,加速宏观经济结构优化。

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,资金的流向与产业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。过去数十年,投资、出口、要素投入等传统动能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。然而,近年来,代表未来的新兴科技产业往往具有轻资产、重研发、长周期、高风险的特征,这对创新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。

创新科技金融服务,本质上是一场跨越周期的资金重新配置。通过创新知识产权质押、研发贷等产品,金融体系将原本沉淀在传统低效领域的信贷资源释放出来,精准

信、人形机器人等主题产品相继涌现,更精准地匹配投资者配置需求与科技产业融资需要。同时,公募基金的角色也已转向主动进行“价值发现”与资产配置引导,部分公募基金还将管理费与投资者的实际持有收益绑定,有效增强了投资者对科技赛道的长期信心。

私募股权基金进一步强化“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”的导向,深耕产业链布局,从财务投资者转向产业赋能者。通过资本注入、资源对接、管理提升等多维支持,助力科技企业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“关键一跃”。

对于过去一年非银机构的创新实践,田轩将其概括为:“形成‘资金端长钱入市—投行端全周期赋能—产品端精准匹配’的良性生态闭环,显著增强了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能力”。

江浩然也深有同感。在他看来,非银机构的多元创新,让科技金融生态从“银行单元”走向“多元协同”,实现了金融资源与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的精准匹配。

通过上述系统性创新与前瞻布局,非银机构正逐步构建起一个包容性强、覆盖面广、适配度高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,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。

市场化激励机制成关键

尽管各类金融机构正加速重构服务范式,但科技创新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天然属性,与传统金融审慎逻辑之间的矛盾依然有待持续化解。

“科技创新不确定性更大、风险更高,回报周期更长。研究认为,重大技术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平均年限超过15年。”招联首席经济学家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,当前,我国科技金融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,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。

田轩表示:“当前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的核心痛点是风险收益错配。‘硬科技’项目普遍存在技术不确定性高、商业化周期长、早期财务指标弱等特点,而当前主流风控体系仍高度依赖历史盈利、抵押担保与短期偿债能力,难以有效识别技术价值与成长潜力”。

江浩然进一步将痛点归纳为三大不对称:一是信息不对称,科创企业的技术价值、研发进度、市场前景等信息具有专业性、隐蔽性,金融机构缺乏专业的技术评估能力,难以精准判断企业的真实价值和风险;二是风险收益不对称,“硬科技”企业具有研发周期长、投入大、风险高的特点,而金融机构的资金具有短期性、逐利性的特点,长期投资的风险与短期的收益不匹配,导致部分金融机构不敢长期布局;三是供需不对称,不同发展阶段的“硬科技”企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同,而部分金融机构的服务产品呈

导入高技术壁垒、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。当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转化为科创企业的研发投入时,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便会随之抬升。这种资金要素的结构性调整,正是驱动宏观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直捷动力。

其二,重塑风险定价,系统性提升金融体系整体效率。

金融的核心在于风险定价与资源配置。长期以来,面对科创企业,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。

深化科技金融创新,是对金融底层逻辑的重塑与升级。一方面,它倒逼金融机构革新风险评估模型,让无形的数据资产与核心技术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凭证,使“科技含金量”能够被准确定价;另一方面,创新推动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深度协同,从早期的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,到中期的科技信贷支持,再到后期的上市与并购重组,各类金融工具正加速串联。这种“接力式”金融服务,系统性提升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。

其三,打通堵点,淬炼产业链全球竞争力与安全韧性。

当前,前沿科技与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已成为全球

现同质化,还需进一步建设分层分类的金融服务体系。

从一线业务角度出发,平安证券党委委员、执行委员会委员杨敬东也深有感触:“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普遍具有研发周期长、资金需求大、融资渠道有限等特点,对长期稳定资金支持存在较高要求。平安证券努力通过股权、债权等多元化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,助力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”。

破解困局,关键在于构建“风险共担、收益共享”的市场化激励机制,以制度创新释放金融机构服务动能。

就银行机构下一步发力方向,董希淼认为主要包括六方面:一是提高认识,从战略高度推进科技金融业务发展;二是强化信贷政策投向管理,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;三是优化评价标准,探索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方式;四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,创新服务和产品模式;五是优化授信审批流程,提高审批效率;六是打造全渠道生态链,扩大与证券、保险、创投、担保、园区等机构合作,构建科技金融“朋友圈”“生态圈”,强化对科技型企业资源导入和全面服务,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信贷、投资、支付、风控、咨询等多方面服务。

田轩则建议建立风险分层管理机制:对种子期企业采用“投贷联动”模式,以股权收益覆盖信贷风险;对成熟期企业则沿用传统信贷评估体系,重点关注现金流和偿债能力。针对知识产权估值这一“深水区”,他提出构建统一评估标准体系,推动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心,优化多元化知识产权估值方法,引入AI辅助估值模型与专家评议机制,健全知识产权估值配套机制。

江浩然认为,可由政府、银行、非银机构、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科技金融风险补偿基金,对“硬科技”企业融资业务的损失进行按比例补偿,同时推动保险、担保机构深度参与,降低金融机构的单一风险。

此外,在资金端,杨敬东结合平安证券的实践提出,应从发行上市环节进一步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企业的支持,对具备核心技术与发展潜力的企业优化上市安排,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差异化支持政策。同时,在债券市场推动长周期产品创新,通过提高质押率、完善税收优惠等方式,引导保险、社保等长期资金加大配置,有效降低新质生产力领域企业的融资成本,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良性循环。

最后,多位受访人士表示,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践,从机制创新到生态完善,“科技金融服务”正朝着更专业、更包容、更可持续的方向稳步迈进。随着政策协同增强、长期资本汇聚、服务模式成熟、风险屏障加固,资本“不敢投、不愿投、不会投”的困局将逐步破解,拆壁垒、育耐心、建生态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速成型,将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。

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三重深远意义

产业竞争的重点。关键核心技术买不来,唯有依靠高强度自主创新。

创新科技金融服务,呼唤更多能陪伴企业穿越周期的“耐心资本”与“长期资本”。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、创新科创票据等工具,金融资本能够精准流向产业链上的“卡脖子”环节,支持企业突破关键技术。更深层看,金融是极佳的黏合剂,以供应链金融等创新模式为抓手,能够有效串联起上下游的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,促进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。当金融活水持续润泽并催熟前沿产业集群,我国产业链的短板将加速补齐。

综上,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是一场涵盖制度设计、产品供给、风险分担与生态建设的系统性变革。我们期待更多针对性强、包容度高的科技金融新政策落地生根,让金融真正成为驱动创新的核心引擎。